



今内第
部書四
廿

太政官文
漢書門
一六
一〇
一
二四
冊
函
號

内閣文庫		漢	1261
番號	漢	冊數	24 (1)
冊數	277	函號	146

内閣文庫
漢書門
一六
一〇
一
二四
冊
函
號

0 1 2 3 4 5 6 7 8 9



中
日
本
書
院
圖

前後諸家增刪四書

大全者頗眾獨長洲

汪生份武曹今所增

訂為能辨譌糾謬以

東
山
書
院
印

存朱子語類文集之

真蓋自朱子作為四

書章句或問集註後

黃文肅公真文忠公

祝氏宗道趙氏格菴

蔡氏覺軒陳氏定宇

胡氏雲峰互有撰著

大抵取朱子語類文

集以發明章句或問
集註之旨要皆謹守
原文莫敢悍然肆筆
改易變亂至道川倪

氏出而有輯釋之作
始以己意恣行改竄
明永樂時編大全者
不知其然而襲用之

凡今學者所見大全
中朱子之說皆經倪
氏顛倒變換非復考
亭定本此所謂觀於

濁水而迷於清源者
也汪生生於我

國家隆儒重道之世沾

被

聖主至教潛心理學其於
朱子之書反覆剖斷
參互考訂已三十年
始得盡窮倪氏所爲

塗改之病於是增訂
此書悉仍大全故本
不敢刪去一字而於
其上方細書所見以

與之辨蓋汪生之意
務欲使讀大全者得
見紫陽之真以無失
章句或問集註本指

而不至爲改壞之本
所亂學者誠取朱子
語類文集以與是書
讎勘然後知汪生之

用意深而加功久也
又考大全原本既仍
襲倪氏之舊而今之
所見大全則又并非

未樂時所編者汪生
以內府本校之又得
其所增入之說蓋凡
所謂通旨附纂諸書

皆大全原本所無其
說尤叢雜無當較之
原本又遜之遠甚而
讀者皆混然莫之能

辨今得汪生并剖明
其本末此其別白真
僞之功尤足裨益學
者所當家置一編者

也我

皇上繼天立極以作君而
兼作師直上接堯舜
孔子之統緒凡厥聖

賢經傳悉爲表章著

令館閣諸臣咸誦習

性理大全庚辰之春

御試庶常

親檢朱子文集命題近頒
賜諸臣

御墨亦錄取朱子詩文爲

多蓋

聖心於儒先之書尤崇重

朱學如此余久居中

祕研窮有年今奉

新命視學江南惟恐學者

承訛襲陋有失章句

或問集註本指深喜

汪生是書之實獲我

心也乃序之於前以

播告士子使知所取

衷焉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

穀旦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
講學士提督江南等
處學政加一級張廷
樞序

汪子武曹增訂四書
大全成予讀而慨夫
聖人之經有待乎後
之君子闢異說而歸

諸正其爲力難也四
書定於朱子有章句
或問集註他雜見於
語錄西山已下諸儒

互有摭拾自陳氏四
書發明其徒述之爲
輯釋永樂中悉仍其
舊頒之學官科舉之

文非是不錄志趣既
殊羣言紛出俗儒陋
師竊取以行世或謬
加刪削點竄杜撰聖

經蔽於塵霧非惟朱
子之義失卽輯釋屢
變不存矣汪子少沈
潛於諸儒之文久歷

塲屋決然獨立深病
夫百家雜說之戾聖
經而惑誤學者爲增
訂大全一書以已向

所論次參諸千載之
上終年下帷忘寒暑
廢寢食閒病疢不少
輟爲力久而用心勤

采之博研之精經與
天地無終極待汪子
而益明豈偶然哉

國家尊經右文所以屏

除舛譌發揮微奧汪
子所爲書其有功於
教學者匪小子嘗論
科舉文字須兼通漢

唐諸儒注疏而折中
於朱子則士知說學
而經義弗墜汪子於
經故津逮也使人習

其辭凡四書大全之
是非異同辨析秋毫
足以探朱子之本指
由朱子而上蒐羅爬

剔非一手之力也學
古之士興茅塞之論
闢其必賴此乎因書
以質汪子

康熙四十一年夏五
月朔旦同里韓莖序

將以佐佑朱子章句集註而四書大全作焉乃永樂時奉命編纂者蓋取諸倪道川氏輯釋以為己書中間不過小有增加而今學者所誦習之本則又益之以通考通旨附纂一切叢龐之說而凡蒙引存疑淺說摘訓諸家號為讀大全者皆混然曾莫之能別也份愚竊奉朱子文集語錄諸書以折衷淆亂蓋輯釋變為大全而一壞也大全復有今本而又一壞也是故今之大全不如原本其原本又不如輯釋然細考大全分註其變亂改易朱子之定說以曲從己意而使後人承訛襲陋悞以改本為作者之真則其故實輯釋之為之也而昔之論者徒責大全不

當竊取成書而於輯釋則頗有所稱道以謂爲能得朱子之意其亦考之不詳也已且夫四書之有大全也固將以遵暢朱子之微詞奧旨也而乃襲用輯釋改壞之本而不知其非則其於朱子之書不惟無所闡明而反多所汨亂斯其獲罪朱子而疑悞後人固已甚矣又况原本今本迥有增加而舛謬益甚乎嗟夫此愚是書所爲不得不力與之辨也夫輯釋之書其於朱子文集語類或合數條爲一條而又牙不相合或分一條爲數條而散亂不可讀或盡削虛字而至與本旨相違或妄刪要語而失其用意所在又或誤以他人之語目爲朱子之言或強以問

者之語闖入荅語之內蓋凡輯釋中號爲朱子曰者類往往經倪氏之點竄塗改而非復作者之真也彼輯釋之前黃文肅公不有通釋乎真文忠公不有集編乎祝氏宗道不有附錄乎趙氏格菴不有纂疏乎蔡氏覺軒不有集疏乎固未有敢悍然如此改造者也其後陳定宇氏撰發明胡雲峰氏撰四書通以刮磨吳氏集成泛濫之敝此輯釋所本要亦未敢然也蓋至於輯釋而始爲經解者一大變也而奈何蒙蒙然乃竊此書而用之而有原本又有今本相沿不變哉夫彼旣不知輯釋之變亂失真而掩爲已有更相祖述矣此其爲識已甚疎而所見已甚陋

則固宜其遞所增加者之乖違錯誤展轉益甚也已今且有美錦於此或則顛倒磔裂而錯而紉之以爲衣此輯釋之說也彼之爲大全者雖有原本今本再加縫緝之異而要其所用特止此錯紉之衣而止耳夫彼實未嘗親得完錦於錦工而真知其爲美也則其有取夫敗綈惡繒之屬而襍然舉以附益之豈足怪哉故愚於大全首正其襲用輯釋改本之非而徐攻其增入諸儒襍說之謬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釋疑正誤而去朱子章句集註之蠹也而豈其好辨云爾乎或曰張氏大全辨一書其詆大全不遺餘力子之書得毋類是歟曰非也愚之書以尊朱子

爲主而奉朱子之書以正大全襲用輯釋之謬者也大全辨者以攻朱子爲主而據大全所用輯釋改壞之本而妄以爲朱子病者也此其用意如冰炭方圓之不相入烏得比而同之哉或又曰然則子於是書能取其紕繆者而悉正之矣乎曰愚所見諸儒之書少糾駁所及僅十之五六倘世之博學君子能殫培擊之力而使雲霧豁然盡除是乃所謂佐佐朱子章句集註者乎而非區區謏劣之所能逮也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十七日長洲汪份書於適喜齋



增訂四書大全附錄

倪道川氏作輯釋凡例趙東山氏謂凡例雖是著述通用然不宜施之聖經賢傳之首故愚於是書編次鄙見止曰附錄而不敢僭稱凡例

愚於大全原本今本但駁正其紕繆而未嘗刪改蓋不敢輕變前人之舊且存其說而不沒亦欲以其是非聽之當世也愚說皆載於上截不敢與先儒之說比肩也

愚於大全本文後附載諸說大抵以朱子文集語類為主其他諸儒所云有足發明朱子意者則亦採而錄之迄乎蒙引存疑淺說而止至隆慶萬曆以後諸公所著講義則新說競作多疵少醇且其本意特為時文而作故皆載之上截而不敢與先儒之說並列

近時諸公所著書如日知錄之屬必與古人並傳無疑然亦姑載於上截者不敢謂是書自愚論定也

朱子與張敬夫書論程集改字云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

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夫朱子於前賢文字謙退敬讓也如此乃輯釋於朱子之說則刪改移易顛倒鬪湊直如老師之於初學之文其得罪朱子不亦甚乎愚於輯釋所改以爲摘之不可勝摘故特攻其甚悖於朱子之意者而其他則姑置不道也

輯釋所改朱子之說拙論既散見是書中矣今姑隨手於論語上舉數條以見其槩如夫子溫良恭儉讓語類云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也又云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又謂韓詩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爲慈良此却分明也又謂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于諒作慈良輯釋改云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白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全非本來面目矣夫朱子解易字旣云樂易坦易又云平易和易蓋坦易平易是一意樂易和易是一意今於前一條刪去樂易字樣而於後一條中取平易以補之是止存平易坦易一邊意而缺却樂易和

易一邊意矣吾不知其何所見也○信近於義節語類云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輯釋改云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愚謂原文極爲明顯輯釋於上截添入合下便思慮到底句則與末句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犯複矣此文義之易曉者而如此妄改何也且原文接物與人之初句有何不妥而必易之以交接之初句其好改竄不憚煩大抵如此○君子無所爭章語類云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又云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又云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爲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輯釋則并爲一條云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

勢當如此夫是不爭也下如何接畢竟爲君子之爭云云輯
釋所改如此類不可勝計此猶非其甚害理者也○參乎章
所載語類皆爲輯釋拆得粉碎細細對勘令人憤懣不平卽
如辨以己推己一條云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折轉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輯釋則改云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
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夫語類原
文以老安少懷作以己及物樣子立達節作推己及物樣子
最爲的當何故奮然去之而於別條中取不待安排不待布
置及推己是著力語以補足之乎且所謂只爭自然與不自
然句本在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一條內亦爲輯釋所採緊
與此條相連何故兩處叠見而枉費筆墨乎○狂簡章語類
云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輯釋刪去底字而曰蓋他
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便不成語矣○乞醯章語類云不是
說如此予必如此取輯釋則去不是說三字而曰如此予必
如此取是全與朱子意相反矣○君子博學於文章語類云

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爲無用約禮云者前之
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又云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
意此皆黃直卿問語乃是以博約串說也朱子答云看顏子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旣連著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
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此乃將博約分開平說所謂
須作兩途理會是也然則黃直卿所問朱子問以爲非是矣
輯釋反以此目爲朱子之言而刪去朱子答語何也○博學
於文章語類又云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做得須是
平時會理會來輯釋改云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文義便
不明白○博施章語類云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
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爲病此
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又一條云子貢
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
堯舜恁地尚以爲病輯釋則并二條爲一云博施濟衆此固
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
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

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愚觀何事於仁三句程子謂何止於仁惟聖者能之朱子則謂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病較程子說更加敏妙故前一條不是人皆能做底事之下便接若必以聖人能為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竟將惟聖者能之意撇過而專說聖人猶病最見筆法今却移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之三句嵌在中間則是以為必聖人能之也下文却接若必以為聖人能之云云文理幾於不順矣且必有聖人之德三句下原文接堯舜恁地尚以為病語亦輕圓一經折造兩條俱壞其餘尚有妄改處詳見本章上截○默識章語類云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輯釋改云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又從或問中取拳拳服膺而勿失句以足之其顛倒鬪湊之病誠不待言且語類謂拳拳服膺勿失猶是執捉在未足語默識而引大舜聞一善言云云為說則或問所云殆非朱子定論而輯釋改本之謬更可知矣○衛君章語類云蒯瞶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

相避就去了今衛瞶欲去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為郢當立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得為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又一條云輒子也蒯瞶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輯釋將前條衛輒不動二句刪去而用後條意易之曰今蒯瞶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少不順則上一句與下二句語意豈能緊相粘連乎又將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句刪去而以文集中方賓王問語所謂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時二句易之亦與上文不相連屬也○雅言章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禮目其禮朱子大不然之謂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輯釋將不字改為亦字而云執禮亦是當時自此名是全失朱子意矣○子以四教章語類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

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輯釋改云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夫朱子謂講說到忠信與講說孝弟皆是文何故刪其一說而存其一說乎朱子謂行其所謂孝弟方始是實事即下條所謂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也今則改為行所謂孝弟方是行而將方是實事句繫之忠信之下豈朱子意乎且朱子謂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是忠信而乃僅以實事當之可乎又恐行之未誠實二句在下問子以四教一條內輯釋既將此二句移置此條復全載彼條是犯複也○我欲仁章語類云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夫朱子明言仁本固有四句不足解本章乃輯釋反採此四句繫之朱子曰之下不亦謬

甚乎○若聖與仁章語類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輯釋將這便知得為之是為仁聖之道二句刪去却只似歇後語又如僧家問底語頭遂致後人有為誨不必根仁聖之說可歎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語類云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蓋便須二字有工夫在內言才動出正時便須要求其如此即註中所當二字之意是主臨時省察定說也文集石子重問語云斯遠暴慢斯近信斯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蓋便字是指效驗言之言平日工夫做到則當其動出時便自能如此乃主平日效驗舊說也輯釋改本云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蓋於首句則用石氏問語於次句則用語類而於末句則刪去夫刪去末句猶是小疵若兼用石氏問語及語類則是將舊說定說兩樣意思雜在一條之內豈不疑悞後人乎○興於詩章語

類云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此言興於詩猶是學問得力淺處立於禮成於樂則是學問得力深處此兩下分開說也下文興於詩三字乃是與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句相連今則改曰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乃是以下文興於詩三字連了大底二字作一句又將立於禮三字改為成於樂而與小底二字相連作一句全非本文語意矣且興於詩時方是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全用不著成字何得云小底成於樂及成於樂時到義精仁熟地位更用不著興字何得云大底興於詩乎○顏淵喟然章語類云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愚玩此條語意蓋所謂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者總指四句而言也輯釋則改云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不知何故如此分配豈彌高彌堅尚是捉摸得著而在前在後獨不可云難學耶又按語

類云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據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只是說瞻前忽後二句輯釋改云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愚謂高堅二句雖亦是中庸不可能事然畢竟在前後二句上說中字似更親切伊川過不及之說朱子亦只在前後上推勘橫渠亦以中道不可識解前後二句今改本乃連高堅說在內恐不如原文之的當也前一條本是合說今却分開此一條本只說下二句今却合說其於朱子之意何如也○語類講欲從未由云這處也只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著力得才著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是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輯釋改云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夫將不思不勉等語刪去猶可言也以他處所錄已有此等意也若所謂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者蓋謂工夫到熟後便自然至卓立之地也今刪去忽然落在窠窟句則語意

未完如何可住

大全原本襲用輯釋者十之八其所增加輒復有舛失然却不至汗漫叢靡至於今本則紛紛擾擾怪異百出且脫落差訛看去多不可解昔李易安金石錄後序用壯月字壯月者八月也或者不知而改爲牡丹若大全今本則觸目皆牡丹類也

愚又考之大全凡例蓋大全所用輯釋之外又有集成集成者吳克齋氏之書也其書固爲當時論者所譏愚十五年前曾見此書知其謬誤頗多皆爲大全襲用今覓此書不得見無由細加討論然以前賢之論合諸愚昔者所見則其爲書固可知矣愚於大全姑勿責其竊取成書之罪也責其襲用輯釋又用集成以疑悞後人也

明成祖御製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

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
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
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
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
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
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
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

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
在已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
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
不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子
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
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

四書大全 卷之三
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
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
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
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
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
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

可得乎朕為此愆乃者命儒臣編修
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
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
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
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摠二
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

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
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謀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
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
悉以鏤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
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
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於天下使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同淳古之風
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
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長洲後學倪燾光謹書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

孜等茲者伏蒙

○○○○命 臣等文學之臣編緝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今編緝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
裝潢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
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
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
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
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

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
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
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
道既衰異說蠡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
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
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得而百
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
轍之難尋益發前脩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
悉埽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旣
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
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大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

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
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
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

爲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
舒幽蹟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
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
晴日繳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
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
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
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

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
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
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
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推
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
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

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間奧圓冠句
屢固慙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廟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

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

胡廣等

謹奉

表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晦庵 仲晦 新安

鄭氏 玄 穎達

周子 敦頤 濂溪 茂叔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橫渠 子厚 邵子 雍 康節 堯夫

藍田呂氏 與叔 大臨 和靖尹氏 彥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酢 宣夫 建安

河東侯氏 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瑗 海陵 翼之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 軾 東坡 子瞻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象山陸氏

九淵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

拭廣漢敬夫

止齋陳氏

傅良君舉

樂庵李氏

衡江都彦平

山陰陸氏

佃農師

北溪陳氏

淳臨章安卿

勉齋黃氏

榘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

廣潛庵漢卿

三山潘氏

柄謙之

瓜山

節齋蔡氏

淵伯靜

九峰蔡氏

沈仲默

覺軒蔡氏

模仲覺

三山陳氏

孔碩庸仲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之

永嘉

胡氏

泳伯量

桐原南康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士毅子洪

栝蒼葉氏

賀孫味道

知道

格菴趙氏

順孫栝蒼

丹陽洪氏

興祖慶善

張氏

九成子韶

范陽

鄧氏

亞元亞

葉氏

夢得少蘊

石林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

邵氏

甲仁伸

新定

兼山郭氏

忠厚立之

四書大全 凡例

張氏 庭堅 才叔

蒙齋袁氏 甫 廣微 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 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 平甫 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 仲貫

東窗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 體仁

陳氏 用之 長樂

譚氏 惟寅 高安

何氏 夢貴 北山 嚴陵 新之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 子善

鄭氏 汝諧 東谷 舜舉 古栝

新安王氏 炎 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 希遜 廬陵

諸葛氏 泰

朱氏 祖義 子由 廬陵

朱氏 仲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次焱 濟鼎 新安

黃氏 淵

宣氏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四書大全 凡例四

張氏 玉淵

王氏 向

玉溪盧氏 孝孫

雙峰饒氏 魯仲元 鄱陽

劉氏 彭壽

勿齋程氏 若庸 連原 新安

魯齋王氏 侗

金華 番陽沈氏 貴瑤 毅齋

番陽齊氏 夢龍

壘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邢氏 昂

蛟峯方氏 逢辰 節初 青陽

新安吳氏 浩 義夫

仁山金氏 履祥 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 靖翁 思正

厚齋馮氏 椅 奇之 南康

番陽鄒氏 季友 晉昭

四如黃氏 仲元 莆田

汪氏 炎祖 古逸 新安

勿軒熊氏 禾 去非 建安

吳氏 仲迂 可堂 番陽

魯齋許氏 衡 平仲

臨川吳氏 澄 草廬 幼清

歐陽氏 玄 圭齋 原功

雲峰胡氏 炳文 仲虎

新安陳氏 櫟 壽翁 定宇

張氏 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 士毅 仲弘

番陽朱氏

公遷 克升

東陽許氏

謙 益之

日雲

大學章句序

份按首二句即將本書大指
提清是第一節
份按自天降生民以下至所
能及也乃敘古之大學所以
教人之法尚未就書說為第
二節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

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

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

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

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峰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

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

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

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

者也○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

之鑑○新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

書之意而言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

適喜齋

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下指學校。○蒙引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如克己復禮之禮字，則解義又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句解此一禮字，猶未甚悖也。以其於天理人事已該得盡，且亦未嘗混乎仁義與智也。若夫智字，雲峰胡氏乃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之義矣。豈可用以解智字？至於番易沈氏則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是亦用朱子解禮字之意，而撰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過於濶大，終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是偏言者，不應解得太重也。○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擗節之理，智者

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為精當。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而言。則為天與之矣。得天之元以為仁，得天之亨以為禮，得天之利以為義，得天之貞以為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與而何？然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仁義禮智四德？懸空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木火土金水之神也。神字極是精妙。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新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

大學字不同 章句序 二 適喜齋

份按道是成形了底道常作質朱子云氣是初變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程氏本之而稍易其字面耳陰陽五行以下全用朱子語

份按朱子論所以立教之故必原本於天命之性而以復其性為綱領此朱子之學所以傳得其宗也

大學

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道是成形了底只陰陽五行之氣稟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附蒙引凡單言氣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寓於氣也吳氏程曰盡上聲徐忍反盡之也舊作子忍反凡終盡之盡則上聲慈忍反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治人同而教之以復其性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然也閒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

份按能盡其性當兼生知安行說東陽之說為是

份按此原上古學校所由起然其時法猶未備

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命之以為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略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禮智之知性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附蒙引聰明均主心言入乎耳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聰入乎目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明蓋聽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心也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處聰明屬耳目睿智全以心言

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

大學

三

通喜齋

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雲峰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胄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附蒙引立極者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皆得以復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師之道合而為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

份按此言三代小學教人之法是賓
四書釋地又續曰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宮有學主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王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

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黃帝者蓋自伏羲以來便有君師之道如畫八卦之文制婚娶之禮與夫垂衣裳立制度之類則教之來久矣故并言之○曰職曰官互文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朱子曰古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坯樸了但未去聲又掃去聲
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番易齊氏曰洒掃內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

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衛王宮者想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真湛深經術魏華父學朱子之學者也其瀘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皆謂小學云

辟咈詔之負置之於背劍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咈辟咈詔之傾頭與語則拚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官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為斷通考吳氏程曰寢漸也洒論語惟

份按七肆獻下當有禘字

色買所綺二反世俗讀作色買反本之內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為順今並讀作去聲後不復出數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口之類皆所主反今並作去聲後倣此○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鄣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曰吉禮十有二一禮祀二實柴三禋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酬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選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四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服六嘉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

適喜齋

份按近在馬在字衍文

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武武王樂傳云
 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大族無射○五射一白
 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
 矢連續而去也三刻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刻刻然也
 四襄尺襄俗作衰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
 竝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
 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
 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在式上
 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
 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
 節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
 合節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
 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
 門之類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
 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
 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
 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
 之射○六書一象形詁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

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
 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
 諧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
 為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么從又即三體
 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
 類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
 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合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
 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
 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
 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闌闌衡衡之類是外聲
 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
 即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
 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糶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
 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哀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
 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
 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羃方圓
 積羃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

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會。都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

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為絃。○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管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名物者。非是附纂。景氏星曰。大學所言。不越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徧。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

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
 傳曰及自虎通之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太戴禮保傅
 大傳之說從朱子子從保傅白虎通○又按注云十五
 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
 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
 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
 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
 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
 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
 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
 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
 外傳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
 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歟○
 大學衍義補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
 書大傳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八
 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二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
 適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為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

份按疏謂禮中有玉帛牲
 牲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
 櫛燎中但止有牲蓋三祀皆
 積柴實牲體而實柴則加以
 幣禮祀又加以玉今朱氏謂
 櫛燎燔柴而不實以牲恐非
 份按五祀先鄭以為五色之
 帝後鄭以為五官之神恐皆
 非是月令謂是門行戶竈中
 雷白虎通劉昭高堂隆范曄
 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二說微
 有不同未知孰是

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
 以為期限也○通義魯齋朱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吉禮凡十二條事謂祀祭享也
 事天神曰祀事地示曰祭事人鬼曰享以禮祀祀昊天
 上帝禮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
 者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
 次以櫛燎祀司中司命司命兩師櫛燎謂燔柴而不實
 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也風師箕也兩師
 畢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觀古風字以血祭祭社稷五
 祀五嶽血祭者貴氣臭也社土神也稷穀神也五祀門
 戶竈行中雷也五嶽者東泰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
 中嵩山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狸謂藏諸地祭
 川澤曰沈謂置諸水也以醯辜祭四方百物醯者肆而
 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此三者所以
 祭地祇以肆獻裸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
 獻者獻醴謂薦腥也裸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以
 饋食享先王饋食言有黍稷也祭先灌次獻腥次獻熟
 次饋食凡祭皆然互相備也以祠春享先王春物生未
 適喜齋

份按鄭註哀死謂親者服
焉疎者合謀今朱氏之說缺
親者服焉一邊

份按恤禮節疏云哀之者遣
使諮問安否而已甚是朱氏
謂出兵以救之則當在軍禮
中矣



大學大全

卷之

讀本

有以享故曰祠以禴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
禴以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以蒸冬享先王
冬庶物盛多故曰蒸此六者所以享人鬼以凶禮哀邦
國之憂凶禮凡五條哀謂救患分災也以喪禮哀死
死以氣言亡以形言喪禮則有賻賵之類以弔禮哀
札凶謂歲歉札謂民病荒禮則有散利之類以弔禮哀
禍災禍與福乖災與祥違弔禮則有慰問之類以禴禮
哀圍敗圍謂國受圍敗謂兵敗績禴則會其財貨以補
之以恤禮哀寇亂兵作於外為寇寇作於內為亂恤禮
則出其兵師以救之也以賓禮親邦國賓禮凡八條親
謂使之相親附也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
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勤也欲其勤於
王事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時見曰會時
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
事焉殷見曰同殷眾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
王亦為壇而命以政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
事乃聘之焉殷規曰視殷規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
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以軍禮同邦國軍禮凡五

份按大均節註云均其地政
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
云大均在軍禮者謂諸侯賦
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
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眾以
均之故在軍禮較朱氏此條
似優

條同謂使諸侯和同不僭差也大師之禮用眾也以征
伐為主所以用其命也大均之禮恤眾也以上地人民
為主所以恤其事也大田之禮簡眾也以教戰為主所
以簡其能也大役之禮任眾也以築作為主所以任其
力也大封之禮合眾也以建國為主所以合其民也正
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凡
六條獨此言萬民者通上下言之也以飲食之禮親宗
族兄弟人民有合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親也以冠婚
之禮親成男女婚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
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
王之故舊朋友蓋為世子時共學者以饗燕之禮親四
友之賓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賓各謂朝聘者以賑膳
之禮親兄弟之國賑膳胙肉也分賜兄弟之國同福祿
也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因其喜而賀慶之也○蒙
引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轉詳舊註謂文
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此說蓋以考為父
故得謂與老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其義遠矣董氏非
之是也蓋謂之轉註當是以此一字既為此義用又轉

趙喜齋

註為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註也。今取程氏之意而演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為中的。中謂能得其中處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轉而為指趣之指。謂其所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轉者如反正之反。以其反應乎前也。轉而為反。報之反亦去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為平反之反。則平聲。如好惡之好。以其人為好也。轉而為喜好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也。轉而為好會之好。亦去聲。又有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為行實之行。又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為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為行行之行。如數目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為悉數之數。以其次數繩繩相繼也。轉而為疎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愈密也。轉而為數密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或又別更其音。於義皆為轉註也。○假借如理本玉之理也。而借以為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以為精妙之妙。舊註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未見端的。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

份按此言三代大學教人之法是主

卿大夫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

曰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此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新安陳氏

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

份按夫以學校之設云云。承三代之隆其法寔備說

曰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附纂元子承新安陳氏

上士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新安陳氏

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新安陳氏

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

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新安陳氏

遊喜齋

份按無不學者言無人不從
亭於小學大學也本包小學
在內而其意則重在大學也
其學焉者以下則實指其所
學而言也吳氏程強為分析
謬矣

大學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舜
倫常理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
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
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而教
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韓氏古遺曰言
外便有佛老附蒙引廣字詳字應前備字
是以當世
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
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免。焉。以。盡。其。力。雲峰胡氏曰前說上
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新安陳氏曰性分
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
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
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通
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
言大學附纂黃氏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

份按此言古者教立之效

份按及周之衰以下至壞亂
極矣言大學之書經傳所由
作及孟子沒而其傳中絕乃
專就書說為第三節○學校
之政不脩句對上其法備
及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
之術次第節目之詳如此說

份按陳新安云皇帝王當天
地氣運盛時皇者三皇也帝
者五帝也王者三王也總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及三代之
降說今王字訛為生字當改
正

天命職分
謂五倫

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去聲下同

隆於上俗美於下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篇首至非所
能及為第 節首原立教之始

三代以下言設教
之法至周大備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

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

徒回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

傳之以詔後世

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
所以達而在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

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傳
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
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
附纂黃氏洵饒曰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墮墮漸與地
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
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

大學

章句

七

適喜齋

份按此言小學之書是實

份按此言大學之書是主○此下是專論大學之書將撇開小學却反鈎住小學一筆用筆巧妙

大學大全 卷之四

讀本

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蒙引學校之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教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

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番陽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

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附纂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外問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朱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

份按無用無實及充塞仁義與起處復其性相對針

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平天下。○蒙引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只是經之註脚。亦不害其為同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纂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子

大學大全 卷之四

適喜齋

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蒙引。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者。愚謂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俗儒耶。異端虛無寂滅之

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朱子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

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峰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

份按所謂充塞仁義者言其為人性之禍也。份按韶州濂溪祠堂記論秦漢以來士不知所以為學或

晉天而遺人或語入而不及天或專下學而不知上達或必上達而不務下學或優於治已而不足及人并隨世以就功名者共六事然後以天理不明云云繼承之今止存隨世就功名一事則下文接天理不明云云便覺上狹下廣不相副矣

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有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是也。通考。張氏師會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端寓

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織緯。百家眾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徵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附纂。黃氏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蒙引。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此句該權謀術數及百家眾技。不專帶百家眾技一族也。何也。之說。之流。二字相對。而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字。與上無用無實字相對也。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

晦盲眉庚反否部鄙反塞東陽許氏曰如日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

否塞言反覆沈俗作沉非痼音固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纂黃氏

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耳目不聰明如氣之不

通如疾之久扶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之衰而壞亂極

起扶倒之說義使斯道墜而不能行晦盲全無能知者否塞全無

矣雲峰胡氏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

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

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

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

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

記曰壞亂而不脩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

二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亡政

熄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

程氏兩夫子出兩夫子謂伯子叔子伯子諱顥字伯淳

先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

出字斷者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

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

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

能免學者之疑邪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

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

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開而

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志

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諸

份按張氏謂周子繼孔顏之統程子接孟子之傳強為分析謬甚

份按以下至末言程子上接孔孟之傳表章大學之書及朱子自己所以作章句之故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新安陳

氏曰孟子設而其傳汎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投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

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纂

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聖經賢傳去聲

指粲然復扶又反明於世附纂粲然復明於世如日月晦而復明雖以熹之

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子

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為

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之閒如字亦竊附

已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章通考張氏師曾曰閒中閒之閒與補傳閒嘗或問閒獨不類

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

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脩己治人四字

包盡大學體用綱目通考東陽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

言補程子而全孔會之書○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

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脩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

精義尤在第一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論語

適喜齋

份按此序當以自周之衰至
壞亂極矣為第三節玩其文
勢自見

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
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
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
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
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
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
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
云附蒙引此序思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
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
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
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
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
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
之所由述也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
之於此○存疑大學之道三句即中庸首章意所謂明
德即中庸之性道也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即中庸戒
懼謹獨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此三者為大學
之綱領中庸首章為一篇之體要觀於此可見學庸只

是一理○或問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中庸言天地
位萬物育亦相關否曰試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時節有三光失行寒暑不時風雨不調山崩川竭人物
夭折等事否故新民到止至善決然是天地位萬物育

大學章句序

大學

道喜齋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

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閒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

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

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閒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閒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音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陸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

份按未見得前面見字原文作接字更佳

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閒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

意常在心曾之閒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_上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_聲進。今不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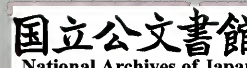
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

份按那時未解說未字下有有字當添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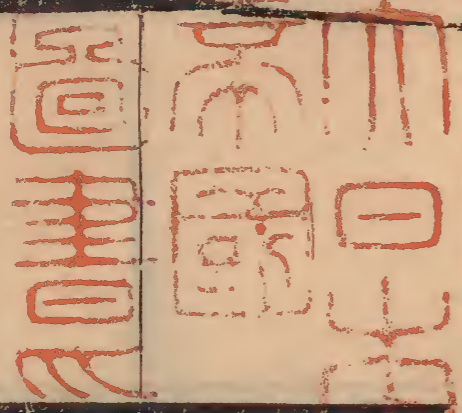
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下同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淡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某解書

份按語類云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註脚之註脚亦不必深理會蓋其意謂人宜細看章句不必深理會或問今改本似

非不猶然却無礙不比他條改行無道理也



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汎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大學大全
言治

五

讀本

